

謝霜天著

晨春

梅村心曲之三

溪圖書出版公司

謝霜天著

春

晨
(梅村心曲之三)

蘭溪圖書出版公司印行

春 晨（梅村心曲之三）

著 作： 謝 霜 天

印 行：蘭溪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市吳興街361巷33弄
5號之二

總經銷：皖 江 書 店
台北市成都路一號
電 話：3 8 1 4 1 6 8
9 4 1 8 4 3 8

郵政劃撥帳號：104827 高 煌

印 刷：四維印刷廠有限公司

定 價：國內：新台幣50元

初 版：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九月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本社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289號

目 錄

我寫「梅村心曲」(代總序).....	一
序.....	五
新 氣 象.....	七
地 方 自 治.....	一七
失 而 復 得.....	三一
畢 業 宴.....	四七
服 兵 役.....	五七
兩 代 之 間.....	七五
買 牛.....	八九

生生不息	一〇一
唇邊的笑漪	一一一
在進步中	一二七
成人之美	一三九
與人爲善	一五一
嫁女	一六五
八七水災	一七九
娶媳	一九三
大颱風	二〇七
梅村滄桑	二一七
痛失長者	二二九
遷居前後	二四一
開創副業	二五一
綺麗世界	二六三
春晨	二七三

我寫「梅村心曲」

謝霜天

(代總序)

「梅村」是一個小村的名字，位於寶島山城銅鑼鄉郊的後龍溪畔。

這個村莊，是來自廣東嘉應州的吳氏祖先，於清朝乾隆末年來臺所開拓的。依山臨水，風景秀麗，民性淳樸，村民多半以務農爲生。

在吳氏後嗣中，有一位胸懷淡泊的詩人終身隱居於此，過着晴耕雨讀的田園生活。

他深愛這個地方的樸實無華，更繫念着祖先自梅縣來臺後的艱苦奮鬥；他尤其對於鐵骨冰心的梅花有着偏好，所以在後山種植了好些梅樹。民國三十九年，臺省實施地方自治的時候，遂給它取了「梅村」這個名字。

七年前，那位八十歲的老詩人安息了，而他所取用的村名却將永遠留傳下去。

現在我所要寫的主角，正是那位老詩人的長媳——林素梅女士。

林女士現年六十五歲，她出身農家嫁到農家，一生血汗都滴落在田地裏。雖然備歷艱苦，却能屢挫屢起，絕對不向命運低頭，充分表現一個堅強的客家婦女典型。

大致劃分起來，林女士的經歷可分成三個階段：從嫁到「梅村」至三十歲，置身於黯淡、疲憊的沒落時代；自大陸戰事爆發後到政府播遷來臺前，是處在黑暗、貧困的苦難時代；從土地改革至今，則是重建家園，否極泰來，充滿希望的安定時代。

漫長的四十多年，貫串了三個不同的時代。林女士雖不是轟轟烈烈，可以名垂青史的偉大人物，但在平凡的一生中所表現的種種，却真是寓不平凡於平凡中，堪稱爲一個女中丈夫。

她的堅貞、奮鬥和守土愛鄉的精神，許多人可從她身上找到自己親人的形相，或一般廣大農村婦女的縮影。臺灣農村便是在這種人默默的耕耘下，逐漸地開發、拓展、進步。

林女士的故事，是一首純樸的大地之歌，但願它能激起田園愛好者心靈的共鳴。

我著手整理這個長篇創作時，曾考慮到一般讀者生活在繁忙緊張，寸陰寸金的工業時代，要想一氣呵成地讀完一部長篇小說，可能不太容易。胡適先生在「論短篇小說」一文中，也指出近代世界文學的趨勢，都是由長變短，由繁多趨於簡要，因爲人們的生活競爭一天忙過一天，時間

寶貴了，文學也不能不講求經濟。

春
依據這樣的原則，我打算把整部小說分成若干短章，每一章都有它的獨立性與完整性，結合若干短章，可以成爲一個單元，而全部讀下去，又是脈絡分明，首尾連貫的一個長篇。

在我個人來說，這是一個嶄新的嘗試。

晨
我以嚴肅的心情，認真的態度，來從事這部創作，希望能夠藉此把臺灣農村的景色和人物活動，一幅一幅地展現到讀者的前面。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十一月一日中央日報海外版）

序

再一個月，就是臺灣光復三十週年。我的「梅村心曲」第三部——「春晨」於現在印成，正好迎接了這一個偉大的日子。

三十年來，生活在臺灣的每一個人，都會為臺灣的繁榮和進步盡了心力。我們可以自慰，我們更可以自豪，但也必須善為珍惜，因為這樣的一份榮耀，是全國上下二十多年的辛勞，點點滴滴地累積起來的。

「春晨」，包含着二十二個片段，自民國三十八年 蔣總統復行視事起，直寫到今年的二月底。雖然只是描摹農村的事物，但這樣長的一段時間，那麼多的進步事實，當然還會有掛一漏萬

的現象。不過，貫串林素梅的經歷，所表現的今日農村，却是絕對真實的。

農村婦女，樸實知足，終年只是辛勤的工作，默默地耕耘，無休止的奉獻；她們的美德，是在工商業社會比較不容易見到的。我要為她們謳歌頌揚；但我儘管在這裏已經盡了力量，却由於才力所限，文字表現的並不完全理想。

我願意與嚮往於大自然的、田園和農村的愛好者，一同藉着林素梅這樣的一面鏡子，看到自己，找到心的棲止。進而寶愛着台灣農村的進步，為它的成長再注入一份力量，使它在渡過了光復三十週年的青春年代，更像春天的生發、早晨的蓬勃，並創造出更輝煌的明天。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謝霜天於台北

新 氣 象

蔣總統復行視事的消息，像春雷一般，震動了大地，蘇醒了萬物，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明白地寫着歡欣、希望和信念。

「蔣總統萬歲」的歡呼聲，從大街到小巷，從城鎮到鄉村，處處響遏行雲，有如發自赤子內心中最真誠的企盼。

素梅走在山林裏，走在街道上，走在閭里間，她所看到的身著草綠色軍裝、鋼盔上插滿了樹枝、荷槍實彈於山坳訓練的軍人們，借住於觀音宮兩側、編竹爲屋的軍眷們，還有在國校教書的一些外省老師們，他（她）們眼神中流露出來的穩定、堅決，跟不久前剛來台的惶恐、驚疑、疲

憊，已有了極大的不同。

雖然她對那些操着異鄉口音的大陸人，還有着陌生和隔閡的感覺，可是他們眼中的希望，以及社會秩序的逐漸安定，却給予了她或多或少的感染。

在疑懼漸去的心原上，她確認斯鄉斯土依然持守得住，依然是一塊充滿欣欣生意的地方。照着循序變化的季節，她仍一步步踏實地耕種、收穫。

這些日子以來，公公不再悶聲不響了。從那微帶笑意的眼梢嘴角，素梅彷彿覺得有一股被壓抑着的喜悅，時時想爆發出來。

公公常出去走動，也常有一些客人到家來聊天。

一日，在客廳嗡嗡的談話聲中，素梅聽見公公那種清雅而不高昂的聲音，忽然拔地而出，揉和着興奮與誠懇，蓋過了眾人。

「梅嶺」這個新鮮的名字，就在公公的一席話中傳揚開來，第一次灌入素梅的耳鼓。

人客散盡，公公走過來，嘴裏似乎喃喃有詞。繼母和素梅正在廊下剝綠豆，看到公公那一副悠然興往的樣子，繼母便問道：

「老人家，一個人自顧自的，講些什麼？」

「哈！這真叫『時人不識余心樂』哩！」公公滿面堆着笑容，說：「我剛才靈機一來，想到

用『梅嶺』做爲我們的村名，越想越有意思！」

「就叫『芎蕉村』，不是很好嗎？每一個住在芎蕉灣的人，都可以記得一清二楚，什麼『梅嶺』，唸起來怪拗口的！」繼母說。

公公倚着廊柱，笑道：

「妳也跟他們一般見識！想想『芎蕉』兩個字，不過是用來比喻這一帶山灣的形狀，沒有什麼意思。『梅嶺』的含意就深得多了，一方面表示我們不忘老祖宗所來的故鄉——廣東梅縣，妳去問問看，芎蕉灣一帶的人，那一個不是梅縣來的？另一方面，是取梅花不怕寒冷，不畏艱苦的特點，表示我們永遠記住來台祖先開闢山林的辛苦，並且要多多發揚我們客家人樸實、堅強，愛民族、愛國家的精神。『梅嶺』這名字太好了，那裏去找比這更好的？」

說罷，公公清朗地笑起來。繼母一面揀着竹盤上的豆莢，一面沒好氣的說：

「好、好，算你會講，自己誇獎自己，也不怕見笑！」

公公似乎裝作沒聽見，逕自進屋去了。

素梅雙手捧起綠豆，嘩啦一聲，豆子像珠玉似的傾瀉到圓斗裏，細屑飛揚起來，貼上她淌汗的額頭。四月天的晝午時分，太陽亮嘩嘩的，已經熱不可當了。她舉袖拭一下臉，對繼母說：

「阿爸很喜歡後山那些梅樹，我想他取這個村名，一定跟那有關係！」

繼母恍然地亮起眼珠，說：

「著啊！我倒想起來了，他不是經常在後山梅樹下看書嗎？唔，難怪他要取這樣一個拗口的村名！」

素梅腦幕上倏然又映現阿楨指着梅林，爲她說明公公愛梅緣由的情景，事隔十七、八年，前後兩相對照，果然可以明見公公心志的堅定。阿楨啊！可惜你無福領受到「梅嶺」這個美好的村名，也無法體會自家人管理自家政務的平等和自由了。想着，她心底不由得一陣黯然，像暮春落瓣的空花蕊，捲縮在暖日下。

* * *

又過了一段日子，正是綠禾吐穗，東風作媒的晴朗天氣，素梅忙着給屋前玉蜀黍田除草。泥土、青草在陽光下曝曬的氣味，蒸騰於四周。鋤頭碰到了一種叫「臭鼻蟲」的小甲蟲，牠便不客氣的發出難聞的臭氣，令人掩鼻。

突然，「來富」矯捷地奔出大門，站在苦楝樹下吠叫。素梅舉目看到小路上來了兩個人，一個是傅英叔，另一個戴白色橢圓硬帽，衣著潔淨，像個鄉紳模樣的人物。來富對傅英叔極少作出這種狼狽而吠的態度，顯見是爲了那陌生人。

素梅丟下鋤頭，面向田壟，喝斥來富。

「素梅，你家官在家嗎？鄉公所民政課楊先生有事情來見他。」傅英叔問道。

素梅先疊手行一鞠躬，禮貌地叫一聲「楊先生」，然後對傅英叔說：

「在，他今早上街回來，就到菜園邊忙着。我去請他來！」

來富在素梅寬濶的黑褲邊磨着。

楊先生看看左面的山勢，望望右面的河谷，怡然對素梅說：

「不忙，我先到下屋一趟，再轉回來拜見他！」

「那怎麼行？先進屋坐一下，我去叫他！」素梅說着，正準備舉步，忽見阿柱屋前桃樹下走來一人，啞，不就是公公嗎？「阿爸，鄉公所的楊先生要見您哪！」她揚高聲音喊道。

公公提着一捆新摘的薄荷，一手遮住額前陽光，錯愕地望向這頭。認了好一會兒，才笑着趨步過來：

「原來是楊課長，來，來！進屋坐坐！」

「不了！」楊先生搖搖頭：「這邊樹蔭下真清涼，我們隨便坐下來談談就得了！」說着，提褲管，選了一截乾木頭坐下。

「進去食杯涼水也好，這樣，我們太失禮了！」素梅不安地說。想起日據時代的庄役場人員是何等威風，走到任何角落都擺出「大人」的架子來，那像現在的「課長」如此隨和！

「我同吳老先生是熟識人嘛，講什麼失禮不失禮的，噯，傳仁先生，你也坐！」楊先生拍拍身旁的木頭說。

傳英叔坐下來，搖着竹笠扇涼。公公也坐在一顆圓石上，掀掉笠帽，拭去汗水。他身上散出薄荷的醒脾香氣，在風中有一陣沒一陣地傳播着。

素梅回屋提了一壺「仙草茶」，疊了三個瓷杯走來，爲他們一一斟茶端上。

「……………吳老先生，您就莫要客氣了，我想來想去，芎蕉灣就只有您最適合做村長，傳英先生也這麼說，無論如何請您出來爲地方服務！」楊先生啜口涼茶，誠懇地說。

素梅仍到園裏舉鋤，遙遙聽見公公說：

「不是我客氣，講老實話，我今年六十五歲來了，縱使有心爲地方做事，這把閒散慣了的老骨頭也跑不動了。依我看，你還是找個年輕人好囉！實施地方自治，這是一個很好的措施，讓後生出來磨練磨練，前途當是十分樂觀的！」

「唉！傳仁哥，你想想我們這個村子裏，那一個後生是當得起村長的？還是你老阿哥出來算啦！」傳英叔說。

「……………」

公公的話音被一陣風拂玉蜀黍葉的沙沙聲打斷，素梅對這方面的事也沒有什麼興趣，也就不